

明 万 历 十 九 年

知县欧阳东风兴化县新志原序

三代列国侯封，皆有史官掌记时事。秦郡县天下，禁挟书，除讎（音示）法，而列国之史废矣。四方章奏輿图，悉归博士掌故之府。金匱石室之秘，世罕见之。萧何入关收秦图籍，而汉祖缘是以知厄塞，便攻守，是知纪载之书为用甚大。古者天子省方，则命太史陈风，市司纳价，欲以观民设教，非史末繇（音遥）也。明兴，一统有志，郡县有志，内外相维，详略相因。一时稗（音败）官野史各纪闻见，撰成一家之言，而仁人志士，又莫不悉心殫（音单）虑，以展其经国之猷（音由），奋笔直书，以泄其愤世疾邪之蘊。盖自载记以来，作述之家，於斯盛矣！惟兹兴化僻处东海斥鹵之地，赋重民罢，物力少拙。而人文蔚起，学问好修，不减邹鲁。若乃省阁名公，朝廷元辅，谏垣台宪，秘书藩臬，心膂股肱之佐，先后踵出乎其乡，诚缙绅之渊藪（音叟）人才之都会也！二百年来，闻见之所熏习，师友之所诵说，故家遗俗流风善政，多有存者。东风承乏兹土，获睹旧志，世代沿袭，碌落错陈。爰起世宗末祀

以抵庆历，三四十年文献凋谢，往迹疏阔，失时不修，将成缺典，窃有憾焉！闲与一二耆儒错综其事，删窜改易，润以文藻，汇为全书，名之新志，俾后来者得有所据，而无不足不征之叹。或问作志之意何居？曰：夫志，寓一王之法，备六事之全，体三才之撰，言无微而可忽，道无往而不在者也。举要言之，其目有几？曰：明天道以诊机（音机）祥，则天文之纪也；察地道以正疆域，则地理之纪也；遵禹道以则壤浚川，则人事之纪也；准臣道以别功能，明淑慝（音代），则人官之纪也；观责道以成化理，则人文之纪也；以稽述作，则词翰之纪也；正妇道以表贞孝，则女德之纪也；示中道以昭物轨，使民弗纳於邪，则民行之纪也；是其著者。总之，布公道以协民心；陈直道以明已志，存古道以挽颓风，若是焉，而作者之意备矣，是以谓道无往而不在也。古之人臣陈王道以事其君，虽服休服采所职不同，忠爱之心一焉耳。执吾志以述吾所守之职，以一道德，以同风俗，挽斯民斯世於三代之隆，以顺吾君从欲之治，不在是乎！不在是乎！是志也，其事质，其词文，敷引旁远，恣纵而准於道，虽於良史之才，不敢仰望其万一，而使司国计者少留意焉，而因以究利病之原，酌损益之宜，尽补救之术，兴之邑其有瘳（音抽）乎！而风也矜（音关）旷之责尽，亦庶乎其少道（音馆）矣。

意译兴化县旧志的欧序为语体文

孔庆俊 陈品溪

夏、商、周三代封侯的各国，皆有史官记载时事。秦朝统一了天下，改列国为郡县，禁止收藏书籍，废除皇帝死后以行为为号的谥法，於是列国的史书废止了。四方所奏的时事和地图，尽归掌管古今记事的官收藏在秘密的处所，世人就少见。当楚汉相争萧何进入函谷关的时候，首先搜集秦朝的地图和书籍。而汉高祖因此能知道各地的要塞，以便於进攻和防守，於是才知道记事的书籍为用很大。

古代天子视察四方时，就命令史官陈述各地风俗，市官上报物价。如欲观察民情，进行教化，而没有时事记载是没有用的。明朝兴国以来，中央有全国性的志书——一统志，各府各县也有志书，内外相连，详略互赖；同时又有各种小说和私人的记事，各记所闻所见，自成一家的著作。而志士仁人莫不尽心考虑，以发挥他的治理国家的道理，奋笔直写，以发泄他愤慨世道不平和憎恨邪恶的积忿。自从载记以来，作述之家在这

时盛极了。

兴化偏僻处在东海的碱地，田赋很重，人民疲困，物力短少；可是人才众多，好学进修，不减于孔孟故乡的邹鲁地方，如省阁名臣，朝廷宰相，谏官御史，秘书和藩台，臬台（都是官名）等帮助治理国家的大臣，先后出在兴化，的确是仕官聚集的地方，人才繁盛的都会。二百年来，人们从所闻所见的感染上，或从老师和朋友的称颂传说中，知道那些旧家遗留的好风俗和好规则，多有存在。

东风（作者自称）到此地来补缺做县官，才得看到以前兴化的旧县志（指胡志），觉得其中世代因循，错误杂出。于是从嘉靖（明朝年号）末年到隆庆、万历（也是明朝年号）两代，其间三四十年的文献零落，事迹疏远。如再失时不修这县志，将成为残缺的故事，私心感觉有点不愉快。闲时常同一两个老年读书人分工合作来修县志。删的删，改的改，换的换，并加以文词的修饰，汇集为全书，名为《新志》，使后来的人得此有所依据，而无不充足和不证实的慨叹。

有人问作志书的意义何在？我（作者自称下同）说：志书是寄托一代王朝的法制，具备六卿的全事（六部所管的军政各事），体察天文、地理和人事的撰述，言论不因细微而可忽略，道理无一处而不存在的。举其要点来说，志书应该有几个

项目呢？我说：要明白天理，从而占验祥瑞，就必须有天文
的记载；要观察地理，从而确定疆界，就必须有地理的记载；要
遵循大禹治水的道路，从而划定田地等差，疏浚交通河道，就
必须有人事的记载；要端正为人臣的道理，从而别功能、明善
恶，就必须有人官的记载；要观察天文时变的道理，从而教化
天下，就必须有人文的记载；要稽考撰述著作，就必须有文词
的记载；要端正妇道，从而表扬节孝，就必须有女德的记载；
要表示不偏不倚的正道，从而表明事物的正确轨道，使人民不
走入邪路，就必须有民行的记载。这都是志书显著的项目。总
起来说：宣布公道以协和人民的心理，陈述正道以表明自己的
志向，保存古道以挽救败坏的风气。象这样，而作者的意思是
完备了。这就是说，志书无一处不存在着道理。

古时候的人臣，陈述正道以侍奉他的皇帝。虽然陪侍皇帝
宴游与管理朝廷祭祀的职务有所不同，（注）而忠爱之心是一
致的。坚持我的志向，以陈述我所担任的职务，以统一的道德
和风俗，引导这时的人民与社会如夏、商、周三代那样的兴
隆，以顺从我的皇帝意图达到的政治，不就在这里面吗？不就
在这里吗？

这部兴化县志的记事是朴实的，言词是文雅的，叙述引证
是来自多方面皆平正适当的。虽然对于好史官的才学不敢高攀

到他的万分之一，可是能使管理国家大事的人稍为留意来看看这一县志，因而能研究有利与有害的原因，斟酌减少或增加的事宜，以尽补救的方法，对于兴化这一县不是有好处吗？而我欧阳东凤旷废职务的责任，也可能避免一些了。

〔注〕

序文引用的“服休服采”是《夏书》酒诰篇中的语句。服休指燕息的近臣。服采指朝廷祭祀的臣。

清康熙二十三年

知县张可立重修兴化县志原序

皇上御极之二十一年，命史臣纂修一统志。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。维兴化县志，前邑令虽已节略上之郡，而其书未成。余适承乏此地，因念邑志自有明辛丑为令欧阳公东凤所修辑，今废不讲者八十年矣。一切文献几於放失，此亦有司之责也。虽当灾患频仍之余，顾恭奉明诏，其可以已！乃考掌故，酌古今，阅三年而志始成。乃为之序。序曰：昔夏为禹贡，周有职方，上自山川，下逮男女，以迄厥贡厥篚（音匪），其浸其利之属，纤悉具备。自后马班作史，创为八书十志，杂记天官、五行、地理、河渠、平准、食货，洎（音冀）於艺文，皆原本禹贡职方而起者也。以是措之事业则为政教，发之词翰，则为文章。士学古入官，苟以实学为实政，岂不体用兼该矣哉！兴化东濒海，北距淮，湖波浩荡，城郭置其中，一泽国也。战国为楚将昭阳食邑地，而三闾大夫，范文正公，胡安定先生之祠在焉。其水势回绕，风气之秀发，为人文科目之盛，

甲於江淮。贤相名铨，乌台栲栳之贤者，后先接踵。其地为鱼盐所出，其田虽瘠，而不逢岁涝则有年。近以数罹水患，岁饥民贫。邑志湮没既久，举凡沟洫迁改，城池圯（音痞）建，市廛增损，祠宇修毁，户口登耗，土物丰歉，吏治得失，人物高下，风声谣俗，贞邪与贤人君子，忠孝节烈，逸民列女，皆失於载纪。今不图更修，巩后之日益湮没也。士大夫莅官守土，率簿书，期会，刑名，钱谷之是务；若夫志之所载，则见为迂阔而莫之急。然则怪石，浮磬，箇箬（音君路），橘柚之纪，不过一石一木之纤微，而男女二三一五之别，无非街巷里闾之鄙事，禹贡职方何以考之必周，记之必详哉？是书之作，考献征文，发凡起例，虽不敢谓窃取禹贡周礼之义，而师其大略，於邑乘不无小补焉。不知者以为阔远之为，而知者以为政事文章之要也；亦已续前人未竟之绪而已，不与欧志较工拙也。一日者，或朝廷下輶（音山）轩之使，持之献天子，告史氏，於以当子夏所求百二十国之宝书，备一统志万分之一，或亦庶乎其可哉！

意译兴化县的旧志张序为语体文

陈 品 溪

现今的皇上（康熙）登基的第二十一年，命令记载历史的大臣纂修全国性的志书——一统志，同时有圣旨要天下各府各州各县将志书送来。兴化的县志虽然由前任县官将简略的内容上报到府里去，可是全部县志还未修成。我（作者张可立自称）适值到兴化来补缺做知事，因而想到本县的县志自从明朝辛丑那一年（即万历十九年）由县官欧阳东凤修过，至今废弃不谈此事已有八十年了。一切文献由于存放不善几乎散失，这也是地方官的责任。现今兴化虽然在常遭灾患之后，但接奉圣旨要报送县志，怎么可以不把它修好呢？于是考查地方掌故，参酌古今情况，经过三年才修成功。为此，作了一篇序文说：

古时的《夏书》作禹贡一篇，《周礼》有夏官职方氏的记载，上自山川，下及男女，直到这里进贡什么，盛放在什么样的竹器里，那里有那些湖泊，出产些什么东西之类，细微的事情全有记载（注一）。自此以后，汉朝的司马迁与班固作史

书，在纪传之外又创为八书、十志。内容是杂记：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河渠、粮食出入和各种物产以及艺术文化，皆本禹贡和职方而起发的（注二）。以这些内容办理的事业则为政治教化，发挥的词句则为文章。读书的人学习古人古事进入官场，如果以真实的学问，作为真实的政治，那不是理论与实践都完备了吗？

兴化东面靠近海，北面距离淮河不远，城郭建立在水中央，是一个水乡。战国时代兴化是楚将昭阳的封地。三闾大夫（屈原）、范文正公（范仲淹）和胡安定先生（胡瑗）的祠堂都在这里。水势回绕，风气优秀，形成文化与科举功名的繁盛，在江淮算是第一。贤能的宰相、尚书、侍郎、御史和翰林（都是官名）等，一个接着一个地先后出在兴化。这里的出产有鱼有盐。田地虽不肥沃，如不逢涝灾就有好的收成。近来因为常常遭遇水患，所以年成荒歉，人民贫困。

兴化的县志埋没既久，因而田间水道的变迁与更改，城市城池的倒塌与修建，市场房屋的增加与损失，祠堂庙宇的修理与毁坏，人民户口的加多与减少，物产的丰产与歉收，官吏政治的得失，人物的高下，风俗与歌谣，公正奸邪与贤人君子，忠孝节烈与隐士列女，皆失於记载。现在如不设法重修，恐怕后来埋没更深。做官的人到了任所，大都忙於办理公文，定期

约会，审问案件和征收钱粮。如若谈到县志的记载，就认为是遥远的事而不急办。那么，形状如玉的山间石头和可以做磬的水边石头，以及土产的美竹与桔柚的记载，不过一石一木的微小东西，而古时男少女多的分别，无非街巷里弄的琐细事情，禹贡和职方何必考查得那么周到，记载得那么详细呢？（注三）譬如一家的主人，一切的家政既是自己经营管理的，而家里的粮食、田亩、房屋、衣服、财物、器具和奴婢不记在簿册上传给后代，那么，家里的人就茫然不知产业多少，积蓄多少，这还可以算是家吗？这部重修的《兴化县志》虽然不敢说是窃取《禹贡》和《周礼》的义法，而学习他们的大略来修县志是不无小补的。不知者以为这是阔远的行为，而知者以为这是政治、文章的要务。也可以继续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罢了，不是同欧阳东凤所修的县志比较好坏的。

有一天，或者朝廷派下采访风俗的使臣，拿这县志献给天子，告诉记事的史官，以当子夏（孔子的学生）所求一百二十国的史书（注四），以备全国性的志书——一统志内容的万分之一，或者也有可能吧！

〔注释〕

一、《禹贡》是夏书的篇名。内容记载夏代禹王分天

下为九州时，各地山川道里远近和物产所宜的志书。序文

引用的“厥贡厥篚”是禹贡兖州部分的内容。原文是：

“厥贡漆丝。厥篚织文”。篚是竹器，盛放进贡东西的。

“职方”是周代的官名。《周礼》夏官篇中有“职方氏”掌

管天下的地图和四方贡物的内容。序文引用的“其浸其利”

是扬州部分的内容。原文是：“其浸五湖，其利金锡竹箭”。

二、司马迁与班固都是汉朝的史官。八书是司马迁作

的《史记》上的。十志是班固作的《汉书》上的。内容杂

记天文地理等。

三、序文引用的“怪石、浮磬、菌簠（音君路）、桔

柚”，是“禹贡”青州部分的内容。序文引用的“男女二

三一五之别”是《周礼》职方篇扬州部分的内容。那时各

地是男少女多的。但情况不同，例如扬州六人当中只有一

个男性，其余五人都是女性。其他地方有的是五人当中二

男三女的。序文上说的“二三一五”是男女比例的数字。

四、孔子作《春秋》时，使学生子夏（姓卜名商）等

访求周代史书，得一百二十国的宝书（即志书）。序文引

用的原文见《公羊传注疏》

清 咸 丰 元 年

知事梁园棣重修兴化县志原叙

自九邱与典坟并重，小史、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，而后世志地理、志郡国者，实仿其例焉。戴记言州史、闾史，二十五家之间尚有史，矧（音晒）一邑乎。今朝廷重郡邑之寄，名官曰知。膺是职者，非知古今，知利知弊，安能胜任？吾侪从数千里外作宰一邑，其於古今利弊岂克遽知？故衷前善后，惟载籍是求，志乘之作，由来尚已！兴志自福清张公修后，迄今百六十年。宰兴者，颇有志增纂。顾周君石藩议修而未果，龚君木民倡修而俄辍，至王君子涵规模粗备。其叙略曰：道光壬寅，余宰兴土，诸生请修邑乘。余乃会绅士，因旧志而正其体例，芟（音衫）其繁冗，补其缺漏，刊其错误，遵江南通志分为十门。稿未竟，余奉聘入闾。撤棘后，又有句曲之役。志稿诸人邮请序数言以弁首。余始至兴，即知薛子联元著有志稿。其子树声暨诸同人更协力续纂，其功不可没也。王君之叙云尔，顾大纲虽立而条目犹阙。园棣於道光戊申承乏阳山。邑绅

亦以修志请，岁歉未遑，旋亦委署句曲。而去时摄兴篆者魏君默深，博雅好古，欣然欲肩其事。然河务倥偬，亦未开局也。迨庚戌夏，园棣复任，邑人踊跃以申前请，默深亦恣惠（音从容）蒞事。遂与广文郑赵二君及绅士辈分类编辑，期（音基）月而成。既成，叙之曰：昔人谓修史之难，莫过於志。今邑乘不名图经而以志名，岂易言修哉！施愚山所论，颂长吏则谀（音余），传先达则夸，纪名胜则附会，摭（音只）文辞则浮芜。俗志比比无论已，若韩五泉朝邑志以高简著名，而朱竹垞（音茶）病宋人志长安、吴郡、赤城未免太简。是故失之繁滥与简略者，后人皆不能无憾。载笔者欲繁简适中，诚匪易易矣！况园棣簿书鞅掌，率尔操觚（音孤），尤多舛驳（音蠢剥）。惟斤斤然远循欧张二公旧辙，近守木民、子涵之体裁，信者书之，疑者阙之，参群书以考实，采舆论以求当而已。如谓园棣知古知今，知利知弊，勒为一书，信今传后，不愧一邑之史也，则吾岂敢！抑吾闻兴化为昭阳采邑，旧隶海陵，至杨吴始置县。乃国策、史记及五代史未载，载之者，邑乘也。使无邑乘，今人乌知昭阳之食采，杨吴之置县！然则，自康熙甲子至今百六十余年，其间风俗、水利、吏治、人物，苟湮没弗载，后人又乌得而知之耶？

天子改元践阼，文物聿新。下邑志乘，守土者安敢听其废

墜！俚俛（音敏免）重修，園棣不得以不文辭矣。若乃新唐書之謬，為吳氏所糾，蕭山志之誤，為毛氏所刊。茲編豈無紕（音皮）漏，而睫在目前，苦不自見。補遺無訛，尚俟博物之君子。

意译兴化县旧志的梁叙为语体文

孔庆俊 陈品溪

自从古时夏代的九州志书（即《九邱》）与三皇五帝的书（即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）并重，周代就有小史官和外史官分别掌管各国及四方的志书。后代的地理志与列国志系仿效其例。戴氏《礼记》上曾说到州史闾史（闾是当时的基层单位，二十五家为闾）。二十五家的闾还有志书，何况一县呢？

现今朝廷重视府县官的寄托，称官为“知”（如知府知县官号的知字即表示此意）。担当府县官的人，如不知古知今，知利知弊，怎么能胜任其事呢？我们（作序者自称）从几千里以外来做一个县官，对于这地方的古今利弊，那里能够一下就知道？所以要了解以前的事，以便办好后来的事，只有考查载记的书籍。所以志书的述作，由来就重视了。

兴化的县志，自从福清张公（福清是福建省福清县。张公指康熙年间兴化知县张可立）修后，到现在已有一百六十年了。到兴化来做官的人，很愿意重修县志。但周君石藩计议修

志而没有能实现，龚君木民提倡修志而中止。直到王君子涵所修的县志才规模初备。他的叙文略称：“道光壬寅年，我（王子涵自称下同）做兴化县官时，许多学员请修县志。我乃会同地方绅士依据旧志而正其体例，删其繁冗，补其缺漏，改其错误，遵照“江南通志”分为十门。草稿还没有完成时，我被聘进考场工作。之后，又因事到了句容县。兴化修志局诸同人函请我作篇叙文登载在县志的前页。我才到兴化时，就知道地方上有个姓薛名叫联元的人著有志稿。其子树声及诸同人更协力继续编辑，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”。

王君的叙文是这样说，但县志的大纲虽立，而条目还缺。我梁园棣在道光戊申年到兴化来做县官时，地方绅士也请修志。可是因为年岁荒歉，无暇及此。不久以后，又被调为句容县知事。去时，接代兴化县知事的是魏君默深，博雅好古，很乐意担任修志这件事。可是因为修河工程的事务繁忙，也没有开局修志。至庚戌年夏天，我梁园棣又到兴化来复任知事。地方上的人又踊跃申请修志。默深也怂恿完成其事。因此，乃会同教官郑赵二君及绅士们分类编辑，经过一年而将兴化县志修成。既成以后，乃写文叙之说：古人说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。现在一县的历史不叫图经而叫县志，怎么能说容易修呢？施愚山曾经说过：修志的人对长官的称颂就尽说好话，作前辈的传